

捨不得約諾 ⊙ 俄國語文學系畢業生蔡靜儀

特刊

還未分離就開始想念，這是種什麼樣的感情？是不是像我在淡江還沒來得及談場戀愛，卻每天都像活在蜜汁般的春天裡一樣？

畢業考後，送舊、謝師宴、各方邀約的餞別筵席順流而來的，觥籌交錯中，我武裝地不肯流下你們預期的蓄勢待發的淚水，打從心裡在拖延揮別淡江的時間。时光的移轉可以差別極微極細，但因此在終須面對時也就顯得極其鋒利。然而就算騙得了自己，又如何教無情的年歲也陪同著撒謊？無論如何，霧散盡之後，我就要啟程。

那天老師冷不防地略過話別的章節，直接就殷殷叮嚀起以後要記得再聯絡，怔忡的我聽得見自己的顫抖，老師還繼續在交代著：「你知道我的E-mail信箱嘛！也可以寫信…」聽著聽著，我不敢作聲。朋友們總是諒解我不許諾的劣根性，不敢去觸及有關盼望的字眼或是盟約，因為答應了就要做到，很累；除非，能夠忍受，讓疚恨與遺憾深植在心中。

所以嘉熙就在送我的卡片上小心翼翼地寫著：還是請妳與我保持聯絡吧！~~不過千萬不要把它當作是一種壓力哦！忽然，為你們的比我還懂我而感到害怕。

該怎麼說呢？其實自己何嘗不想挽留些什麼，所以一一請你們寫下曾共度的心情。今晚月華如練，翻閱著自製的紀念冊上你們的贈言，彷彿春天來時，芳香依序釋放，在極深極淺的顏色當中，流動著再也無處可置放的心情。字字句句交織著暖意與溫柔，一任我們年少的腳印，如梭地在時間的河裡徘徊重疊著徘徊。

「該怎麼說呢？」你們告訴我，這已經是我的口頭禪，就像我總是以「基本上」來當作起始句一樣。是的，基本上我一直是明白，自己在淡江過的，是無憂無慮的日子，即使跌倒，即使哭泣，我還是知道，所有的，只源於新醅初釀，時無從避免的苦澀。然而，從沒有過一刻，像現在，讀你們的同時也讀出自己的現在，如此深刻地領悟到幸福的真義與價值。

我哀愁的並非這時的減少，生命該遵守的規則我很早就知道，世間的一切皆有時限。那是為了掩飾，我割捨不下，種種的憂思不請自來？微笑是與你們握別後難以抽手，是一樣無法挽回。我的難題並不在此，我一定會想起你們的此刻，而在煙塵滾滾外，我一定會去面對和今的時吧？當風拂過，日將落未落，我要怎麼去記憶，如何能日相似以一種薄暮？要如靜，又有火般熱烈的心情想念你們？

留言本所記下的年月再精彩，最後，總有不得不收藏起來的時候，就像故事再怎麼曲折，一旦開始也只為逐步走向結束的方向。然而我終究流下了淚水如瀾，為所有錯失和決定未錯失的相遇。昔日的磋跎都在此刻現身責問：就算決，定讓日子含糊地搪塞過去，卻怎忍就此封鎖過往的航道，任線索蝕，痕跡湮滅，讓所有急切的疑惑都變成絕望的斷念？！

當初以為自己要在找尋真理，然而，隔一張紙，我就看不見，隔一道牆，我就聽不到，要辨明真理豈有這麼容易？特別是關於生命的聚合，我所知的只是一葉到另一葉的蛻變，離並不終極，也許只是如尺蠖從這一葉糾纏的弦自然要破繭而出並非就抹煞昨日種種，曾相糾纏的弦自然要長成了一雙雙乘風的翅。

基本上，這四年並不是我想要的大學生活，只因你們給我的總是超過「基本上」，因為有你們，我有了更好的，甚至是最好的大學生活。所以，我終於勇敢地去許諾，去擔當一切的不可知，去迎接未來的可能的軟弱，因為你們值得，值得我殷殷來叮嚀：要記得我，要記得聯絡啊！